

权利和自由

Connexions Digest 第九卷 第二册 序言

Connexions 每一版都会关注一个不同的社会或政治话题。在整理这些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到震惊——一些看似十分不同的题目到头来恰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期关注的焦点是“权利和自由”。国民自由和人类权利作为一个重要的尺度出现在几乎所有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变革的领域里。

比如，想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斗争常常围绕平等和人类权利。环境问题常常关注我们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的水的权利或者引导我们去和大自然相协调地生活。经济问题提出了挣钱的权利，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未来社会的稳定。和平问题关注生活本身，不用害怕侵袭。

西方社会总是持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权利就是我们的权利，不是更高的权威赋予或恩赐我们的。在定义人类权利的过程中很多最尖锐的政治分歧渐渐浮出了水面。在定义“自由权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对于个人，对于整体来说，到底什么是自由？从哪里来的自由？做什么事的自由？必须屈从于什么样的约束来保证其他人的自由？

如果自由是不被别人干涉地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那这个自由的基本要素和前提是什么呢？

假设如果我们贫穷到得不到一个基本的住房、正常的医疗保障或者教育，那我们的自由有多少呢？如果公众演讲时被少数的大媒体链、公司和付钱的广告控制着，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哪里呢？我们根本都都没法让别人听见我们的声音。在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面前，我们所谓的被法律保障的平等到底有多真实呢？在一个自由被定义为在市场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时，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些永远不会被兑现的选项，比如选择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群体里而不是简单的买房租房，那会怎么办呢？

任何关于权利的讨论都包含一种认可——人属于个体也属于社会群体，所以权利应包括社会共同的权利和个人权利。

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将社会权利和公民个人权利等同起来：法律面前的平等对待，投票权，由于政治或其他目的创办组织的权利。而更少、更慢被接受的是社会或者集体的权利，如医疗、教育或者在经济困难时期的补助，还有作为工人、同性恋者或老人的权利。这种忽视在一些这样的权利与那些西方人认为最基本的权利（像财产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体现得尤为真实。比如，工会，和他们努力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就经常在保护财产权和自由的名义下被侵犯。对社会权利更加激进的观念常常和现有的条例有严重的冲突。举个例子，那些做工作的人应该有权利掌控他们自己的工作，这句话对于拥有某种途径生产财富的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同样的，那种认为民主从逻辑上来讲应该让被此决定影响的人共同直接来参与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可行并“具有推翻作用”而不被采纳。这样投票权就变成了对更直接参与到决定的权利的否定。但是很多人们奋斗的权利和自由是那么的广泛和直接以至于对那些反对人们这样做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反对地太直接或者太明显，反而会变得不利甚至危险。他们常常会被给予空头支票，或者一类权利被另一类权利所否定。

如果有一种趋势在几乎任何一种社会中都清晰可见，那那种趋势是朝着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社会控制，和同时发生的个人、集体自由的限制走的。这个过程最主要的机构就是国家，并常常被其他机构，阶级，精英们以及那些可以行使社会权力的意识形态所帮助。

一直的这种国家统治的结构的扩张常常被解释为为了准确地获得那些被大众普遍认为是公正和想要的社会权利必需；为了保障经济安全，我们被告知必须让出更多的权力给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为了不受攻击性文学和色情文学的侵害，我们必须接受国家或者其机构会检查哪些应该被发表哪些不应该；为了保证最基本的服务，我们必须放弃或者很夸张地限制自己讨

价还价或者罢工的权利；为了赢得信誉，或者得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最私人的信息也要被递交审查；为了确保所有（应该）对我们有利的项目或者机构高效良好的运行，我们必须向电脑、技术、和高层递交更多的社会组织的限制表格……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自由，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由”，权利剥夺，自由限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建立了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权利”、加强了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权力”去否定权利，去决定哪些权利可以被运用而哪些不可以。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为争取自由和权利方法的中心内容就是挑战政府及其盟友的给予或者剥夺权利自由的权力的合法性。在最终的分析中，合法性是此权力最强大的支柱。

实际上，这要求那些寻找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的人不要依赖国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是有好处的措施也常常是有利有弊的，既因为他们增加了国家在社会中的分量，也因为正常情况下权力、官僚的组织为他们提供的公共福利开的价会是另一个对寻找的约束，不易控制或预估：异议，自发，想要为自己（不管从个人角度还是从集体角度）做决定的欲望。

当一个人认真研究人类权利时，不论权利是怎么定义的，他都会发现不论人们认为权利应该是什么样，不论人们被告知他们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权利，真正人民拥有的权利是通过斗争得到并予以保护的。权利是赢得的。

所以权利也可以失去。当维护他们的人太孤立，没有足够力量，没有组织好或者没有足够警觉。团队合作去赢得并保卫权利的成功率会大大增加，尤其是当这种联盟不仅仅有帮助性，还是基于一种理解——他们斗争的不同原因其实是更广泛的为公正和自由斗争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减低运用一种权利的需求又是一种策略，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合法的权利之间也会有冲突，关心人类权利的人们必须做好承认和处理这种冲突的准备。

这不是说在一个国家作为统治力量的世界里，我们不需要面对必须给国家施加压力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的情况，但是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必须知道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并且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去严谨地衡量得到和失去。

在整理这一期的 **Connexions** 的时候一个震惊的发现是，在加拿大，这个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权利和自由也受着相当大程度的威胁。我们被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话震惊了：“让我说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让我想起了一个人跌进一个峡谷里，摔断了85跟骨头，却说他非常庆幸他没有摔断87根。”

尽管有一些小的胜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能够让我们庆幸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个人自由的失去已经很吓人了，但是更吓人的是那种威胁的广度和强度。

政府，企业和保守因素正在从几乎所有的领域发动攻击，希望加强他们的控制力，减少公民、从业者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他们的目的是为我们好——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他们也从来不怀疑他们知道什么是决定权。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们继续增加他们的权力——用我们的权力作为代价。在整个加拿大，各个组织正在努力去保护并扩大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组织比我们在这期的 **Connexions** 能够提到的要多得多。我们尽量提一些最主要的也最有代表性的组织。

卡尔·马克思评论说“没有人反对自由——最多那个人反对别人拥有自由”。我们通过支持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来保证自己的自由。

（由杨韞从英语翻译为中文）

Ulli Diemer

www.diemer.ca

www.connexions.org